

## 俄语话语词国内外研究综观

孙名蕊

(浙江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23)

**提 要:** 话语词 (дискурсивное слово) 这一术语引入语言学的时间并不长。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语言学中发生交际语用转向, 随着学界对虚词兴趣的日趋浓厚, 话语词在这一背景下被学者们提出来。一批专门研究某一单一话语词的成果问世, 促进了话语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长足进步, 已然成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成为现代语言学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话语词概念阐释、术语命名、话语词研究不同视角等方面, 对话语词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和总结。研究结果表明, 根据对象不同, 话语词研究大体围绕三个方面进行: 话语词即为语气词; 话语词即为插入语、情态词、插入情态词; 话语词即为话语单位。

**关键词:** 话语词; 概念阐释; 术语命名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话语词又称话语标记语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маркер), 不仅指单个的词, 还包括短语和结构组织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等。话语词这一术语引入语言学的时间并不长, 它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语言学中交际语用的转向, 学者们开始对虚词研究兴趣日趋浓厚的背景下被提出的。此时, 一批专注于某个单一话语词的成果不断涌现, 表明现代语言学高度关注话语词研究。学者们将那些反映话语结构成分之间关系的词汇单位 (лексическая единица) 或结构组织称为话语词, 并对其开展系统翔实的研究, 如专门研究英语的 even (甚至) (Fraser 1971, Anderson 1972); 专门研究法语的 bien (好的) (Culioli 1978, 1988)、donc (因此) (Culioli 1989)、doch (然而) (Bastert 1985); 专门研究俄语的 даже (甚至) (Крейдлин 1975, Паршин 1984)、ещё (还) (А. Баранов 1982)、и (和) (Широкова 1982)、хоть (哪怕是) (Паршин 1988)、же (到底) (Paillard 1987)、да (是的) (Самус 1994) 等。

Д. Пайар (派阿尔)、А.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Е. Рахилина (拉希琳娜) 等学者在语言学研究中都使用了话语词这一术语。话语词研究涉及术语命名、概念界定、语义分类、功能表达等问题。关于话语词称谓, 国内英语学界多将其称为“话语标记语”, 而国内俄语学界常用“话语词”, 本文将两者视为同义表达。尽管关于话语词界定、分类、功能及意义也争议颇多, 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 但趋于一致的看法是, 话语词不仅表明两个或两个以上话语单位之间的关系, 使语篇整体上具有连贯性, 而且能使话语与语境相关联, 最大程度地减少受话人对话语内容理解的困难。关于话语词分类, 也不具有明晰的界限, 而是把一些在传统分类上属于不同词类 (如语气词、副词、连接词、情态词等) 的单位联系在一起。话语词分类主要依据功能标准。在传统语言学中, 很少有学者重视这类小词, 甚至认为它们是语篇中的多余成分, 是可以随时剔除的。“1953 年, 英国语言学家 R.Quirk (夸克)

在一次讲座中首次明确谈到一些英语口语中反复出现的修饰语 *you know*、*you see*、*well*，自此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这些所谓的小词、小品词、连接词、副词、感叹词，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许宏 2012：182—183）

## 2 西方话语词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语用学这门语言学新兴学科的孕育、确定和发展，西方学者们首先注意到这一言语交际中常见的话语现象。1953 年，英国语言学家 R.Quirk 在一次题为“随意的交谈——日常口语的一些特征”讲座中首次明确谈到英语口语中经常出现的修饰语 *you know*（你知道）、*you see*（你瞧）、*well*（好吧）。他认为：“可以很容易证明，从语法结构角度看，那些‘反复出现的修饰语’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毫无作用；但不仅我们今天的口语里到处有它们的身影，就连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普通交谈中同样随处可见这些表面上无用且毫无意义的成分。……既然认为说话人与受话人有要分享的东西，对于有话要说的强烈愿望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些共享的手段（成分），即我们日常交谈中经常出现的标记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R.Quirk 1955：178—179）自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言语交际中毫无价值的表达开始引起语言学家们的关注，人们逐步开始关注这些所谓的小品词、连接词、副词、语气词和感叹词，随之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1977 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创刊，标志着语用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进而界对话语词的语用研究逐步展开。国际《语用学杂志》就在 1986 年、1990 年和 1998 年三次出版了关于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专刊，这也表现了国际语言学界对话语词研究的兴趣和重视。”（许宏 2012：183）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话语分析等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西方语言学界诸多学者对言语交际中使用频繁的话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对话语词的语用地位和研究价值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话语词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冗余成分，而是帮助话语构建和理解的语用机制。仅《语用学杂志》就先后三次出版了以话语标记为专题的特辑：1986 年，《语用学杂志》出版了专刊登载话语词研究系列论文。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对话语词所有的研究都是句法—语用或语义—语用研究，即根据话语词的句法和语义特征来分析其语用功能（何自然 2006：153）。当时用来称谓话语词的术语是“小品词”（*particle*）；1990 年该杂志正式出版了以“话语标记语”为专题的特辑；1998 年该杂志又出了一个话语词的研究专刊，刊载了《话语标记语与连贯关系》、《连贯关系类别与语言标记》、《话语标记语与会话中的整体连贯》、《拉丁语中话语标记语的描写模式》、《拉丁语中话语标记语的话语功能》等论文。这些论文的 authors 几乎都将重点放在了对话语词语用功能的研究上，揭示了它们在话语中所体现的语用作用，而不是之前很多学者所热衷的句法或语义分析。而且，这些作者都认为话语词对话语连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们的作用是动态的。（何自然 2006：156）

随着语用学、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话语词的语用地位和研究价值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话语词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冗余成分，而是帮助话语构建和理解的语用机制。D.Schiffrin（谢夫林）的《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kers*）一书被目前语言学界普遍认可为话语标记语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专著中 D.Schiffrin 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即始于某些特殊的语言形式，对个案的分布、用法进行观察描述，然后进行归纳与概述。进而对 *oh*（哦）、*well*（好吧）、*and*（而且）、*but*（但是）、*or*（或者）、*so*（因此）、*because*（因为）、*now*（现在）、*then*（那么）、*you know*（你知道）、*I mean*（我是说）这 11 个话语标记语的话语功能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讨论了话语标记语对话语连贯起到了什么作用，它们是形成还是展示话语单元（即语句）之间的各种联系；话语标记语是否有意义；以及话语标记语是否有功能，如果有，是在哪个层面上起作用，它们的功能是否是多方面的等问题。（何自然、陈新仁 2002：157—158）D.Schiffrin 对话语标记语的特征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话语标记语必须在句法上独立；（2）话语标记语一般位于语段的开始位置；（3）

话语标记语必须有显调重音，其后有停顿，音系缩减；(4) 话语标记语必须可以在话语的整体和局部两个层次和话语的不同层面上操作。这意味着其要么不具有意义，要么具有模糊意义，要么具有自返性。(D.Schiffirin 1987: 328)

在言语交际中，话语词的出现通常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如说话人、听话人及双方在言语交际中通过话语而形成的语境及对该语境的操作。K. Holker (荷尔克) 曾对话语词在交际中产生的作用做过如下表述：“话语词有以下四个特征：(1) 不对话语的真值条件产生任何影响；(2) 不对话语的命题内容增加任何新信息；(3) 与说话时的情境有关；(4) 具有一定的情感功能，或表达功能，但不具备指称功能、指示功能或认知功能。”(转引自莫爱屏 2004: 3) 其中特征(1)和(2)具有语义性质；特征(3)具有语义性质；特征(4)具有功能性。

J. Levinson (列文森) 在 1983 年出版的《语用学》一书中指出，“英语中，——实际上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许多词和短语，它们起到标记某一话语与前面的话语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作用。如常用于句首的 *but* (但是)、*therefore* (因此)、*in conclusion* (总之)、*to the contrary* (相反)、*still* (仍然)、*however* (然而)、*anyway* (无论如何)、*well* (好吧)、*besides* (此外)、*actually* (事实上)、*all in all* (总之)、*so* (因此)、*after all* (毕竟) 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至少有一种意义，即非真值条件意义。其作用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说明它们所在的话语是如何与前面的话语互相照应的。”(J. Levinson 2001: 87—88) J. Levinson 后，不少学者陆续从各自的科研领域出发，为这些表达方式冠以名称，如句子连接词 (Halliday & Hasan 1976)、话语标记机制 (Polanyi & Scha 1983)、语义连接词 (Quirk et al. 1985)、话语小品词 (Schorup 1985)、话语标记 (Schiffirin 1987)、语用构成要素 (Fraser 1987)、话语联系语 (Blakemore 1987, 1992)、话语操纵语 (Redeker 1990, 1991)、语用表达式 (Erman 1992)、线索短语 (Knott & Dale 1994) 和语用小品词 (Ostman 1995) 等。(刘丽艳 2005: 15)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二语或外语习得者使用标记语的情况，如 L. Fung 和 R. Carter 在《话语标记语和英语口语：教学环境下母语者与二语习得者的使用》(Discourse markers and spoken English: Native and learner use in pedagogic settings) 中研究了香港二语习得者在教学环境下标记语的使用特征等。

2007 年 7 月 8 至 13 日在瑞典的哥德堡大学举行了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会上出现了 12 个小组专门讨论话语标记语、语用标记语 (pragmatic marker)、语用联系语 (pragmatic connectives)、语用小品词、语言中使用的小词 (small words) 对话语信息及语篇信息的理解的作用及其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功能。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话语标记语在语篇处理中的作用、话语标记语的话题引导、话语标记语与话题维护及话语结束、话语标记语的施为之力和信息值 (informational value)、命题性话语标记语、作为语用标记语的感叹结构等等。多数学者集中探讨了特定语言中的特定话语标记语和语用标记语及其功能，有的涉及不同语言之间话语标记语的对比分析。(冉永平 2007: 7) “根据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以及国际互联网上所获取的信息来看，话语标记语已成为近年来国外会话分析、语用研究中一个新的探讨课题。”(何自然、陈新仁 2002: 156)

目前对于话语词的概念在西方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因其研究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也往往采用不同的术语来描写这类词，如话语标记语、语用小品词、语用标记语、语用联系语 (sentence connectives)、逻辑联系语 (logical connectors)、语义联系语 (semantic connectives)、话语操作语 (discourse operators)、话语连接语 (discourse connective)、话语小品词 (discourse particles)、话语标记手段 (discourse signaling devices)、语用联系语、语用标记手段 (pragmatic devices)、语用表达语 (pragmatic expressions)、语用功能词语 (pragmatic function words)、分界标记语 (segmentation maker)、连接成分 (connective)、语言使用中的小词等。但众学者越来越趋于对“类似的词语或结构的功能主要是发挥在语用

方面，而不是句法或语义方面”这一观点达成共识。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不难看出，国外语言学界对话语词的研究已然成为语用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从会话分析、认知—语用学等角度开始对这些词进行动态的分析，但尚未形成统一、系统的研究理论，论文、专著等形式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

### 3 俄罗斯话语词研究

俄罗斯语言学界对话语词研究还是比较早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Л. Якубинский（雅库宾斯基）率先提出对话是一种特殊的言语现象，对会话的规律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的《论对话语》是俄罗斯语言文献中第一篇有关对话理论的经典文献。

（Л. Якубинский 1986）20世纪60年代，随着语用学的崛起和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话语词的语用研究。前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1954），将话语词作为独立成分进行了分类。根据话语词所在搭配中主导词的词性，将其分为名词类和动词类。《俄语语法》（1980）中认为话语词是“主观情态意义的形成和表达手段”，“话语词有名词、动词、副词和成语性结构，这些结构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表达思想、言语方式、评价、情感、意志、智力，以及表达不同的关系、手段、数量等意义”。在传统的俄语语言学中，话语词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1947年，俄罗斯语言学家В. Виноградов（维诺格拉多夫）率先提出了“情态词（модальное слово）”这一新的词类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同时他把绝大部分的话语词归类于“情态词”，认为情态词是表示语句与现实的关系，即主—客观关系，也称情态关系的词类”。另有学者称这类词为“语气词（частица）”（Н. Шведова 1960，А. Васильева 1964，Е. Земская 1983，Т. Николаева 1985），“非实义词汇”（не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лексика）（О. Сиротинина 1974），“言语词”（речевые слова）（В. Гак 1982），“插入成分”（вставный элемент）（Б. Ладыженская 1985）等。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把绝大部分被我们称为话语词的词划分为情态词。传统语法学中很长一段时间情态词被看作副词或插入性副词。随着研究的深入，20世纪中期语法学家们逐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В. Виноградов最早把情态词作为一个特殊类别提出来，他认为语法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句子或词组中词与词之间的客观句法关系；另一种是语句与现实的关系，即主—客，也称情态关系，情态词正是表现后一种关系的词类。（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86:594）

学者 В. Гак（加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话语词这一概念，但他所提出的言语词相当一部分即属于话语词。他曾在《语用学、言语习惯与言语语法》（Прагматика, узус и грамматика речи）一文中提出了“言语词”，也就是标记语这一言语范畴。（许宏 2012: 186）此外，В. Гак还划分出了从说话者角度表事件确切程度的标记语，如возможно（可能）、обязательно（一定）等；表主观评价的标记语，如приятный（令人愉快的）、к счастью（幸好）等；表逻辑论证的标记语，如вытекает（由此可见）、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因此）等；表称名准确程度的标记语，如самый（正是）、что-то вроде（类似）等；反映言语参加者的规范观念的语言成分，如ещё（还）、уже（已经）等；表言语动作开始、继续和终止的词语，如скажите（请说）、пожалуйста（请）等；表话语内部切分的词语，如во-первых（首先）、далее（其次）等。В. Га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话语词这一概念，但他所提出的言语标记词语相当一部分属于话语词，他指出，由于这些词语分属不同的词类，一直被分别对待，因此它们在功能上的共性和特性没有能够被发现。（张家骅 1989: 25—27）

随着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孕育、确立与发展，俄罗斯语言学界对这类词的描写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分采用了“话语词”（А. Баранов, В. Плунгян, Е. Рахилина 1993; К. Киселева, Д. Пайар 1998, 2003）、“寄生词语”（слова-паразиты; words-parasites）（Ю. Дараган 2000）、“话语标记语”（Ю. Дараган 2000, 2002, 2003; В. Феденко 2002; Е. Большакова, Г. Баева 2004）、“语用标记语”（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маркер）

(Ю. Дараган 2003)、“篇章联系语”(текстовые коннекторы; text connectors)(Трестерева 1993; В. Мишланов 1993; Л. Касагин, Р. Касаткина 2000)。我们将称其为“话语词”，这里的词不仅指单个的词，还包括短语或结构组合。一方面话语词这一名称表达了该类语词同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在俄语文献中，这一名称使用范围最广。

80年代语用学的确立与发展为分析这些词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俄罗斯话语词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1993、1998和2003年俄罗斯出版了三部有关俄语话语词的专著：《俄语话语词指南》(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дискурсивным словам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话语词：语境—语义描写实践》(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пыт контекст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和《俄语话语词：语境变异和语义统一》(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нтекст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三部著作的问世开启了俄语话语词研究的新篇章，标志着俄罗斯语言学家对话语词的研究进入了以俄语为分析对象、以解释俄语为目的的研究阶段。自此俄罗斯对俄语话语词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总体上来说，这三部专著提供了话语词在韵律、语法、句法、语义、交际、实用等层面的多层次信息。作者们认为话语词的特点是：话语词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所指含义，它们的意义不是具体的，所以只能通过话语词的使用方式来进行研究；话语词建立了两个(或多个)话语成分之间的联系；话语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话语构建。在《俄语话语词：语境—语义描写实践》一书中还有单独的话语词的词典条目；在《俄语话语词：语境变异和语义统一》一书中，话语词被定义为语言单位，“赋予话语词所管辖的某个话语连贯片段以独特的话语地位。”(К. Киселева, Д. Пайар 2003: 9)作者发现了话语语义的特征，认为话语词的特征在于其对话语地位的确定。作者还研究了话语顺序构建的方式，即语言事实、完成话语任务、偏离命题等。此外，作者在本专著中将命题分为两种类型：理论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теория)和观点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точка зрения)。作者并不坚持这种分类是全面详尽的。理论命题的特征是在该命题中“语句重于世界”，观点语句的特征是“世界隶属于词的形式”。语句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类型则取决于语境。作者认为，当“语句弄清世界，范畴化某种事态”时，是理论语句。观点语句则是属于某种体系，因为观点形成的前提是假设存在其他观点。理论语句将反映某种事态的等同性放在收尾，因此可以将理论语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理想语句。

《俄语话语词指南》一书中对话语词的定义为“一方面能够保证语篇的连贯性，另一方面能用最直接的方法反映说话人和受话人相互作用的进程和说话人的立场：说话如何阐释向受话人所报道的事实并怎样从重要性、真实性、可能性程度方面评价它们。正是这些语言单位调控着交际的进程。”目前对于什么是话语词，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界定，但从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认为它是口语或会话交流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在话语中主要的作用是语用的、动态的。20世纪末，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所主办的的学术刊物《语言学问题》上也有一些关于话语标记语方面的论文发表。

基谢廖娃(К. Киселева)是俄语话语词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话语词的常体和变体意义——以конеч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为例》(Инвариантное и вариативное в семантике дискурсивных слов—на примере группы слов конеч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着重分析了俄语表示主观情态意义一类话语词的语义和语用功能。2000年，发表论文《情态词конеч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идимо, по-видимому的话语连续性建构规律》(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дискурсив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для модальных слов: конеч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идимо, по-видимому)，以确信类话语词为描写对象，阐释了这些话语词在语篇中的建构及其组成规律。

雅科夫列娃(Е.Яковлева)在专著《俄语语言世界图景片段——时空和认知模式》

(Фрагменты русской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 модел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ремени и восприятия) 第三章中,从说话人视角分析了表“可靠程度”(степень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话语词的标记意义及其在语境中的体现。

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在具体语料的分析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他们对话语词的研究已经跳出传统语法范畴的限制,着重从认知角度分析话语词的常体意义和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变体意义。但是,专著对话语词动态的语用功能和交际功能部分的研究是有缺失的。总之,从俄罗斯话语词研究现状看,俄罗斯学者对话语词的定义、界定、分类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对俄语话语词语用功能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

## 4 国内话语词研究

### 4.1 英语话语词研究

国内学者在英语话语词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我国英语学界的许多学者起初是介绍国外话语词的研究成果,如介绍英语话语词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最新理论,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何自然和冉永平。他们介绍了 D.Sperber (斯珀伯) 和 D.Wilson (威尔逊) 的关联理论,依据关联理论,从话语生成于理解的角度分析了话语标记语对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认知性解释以及语用制约性。何自然介绍语用照应的推想方法和语用照应因果论,并且运用关联理论分析语用照应关系。(何自然 2000: 9) 他与莫爱屏合作的《话语标记语与语用照应》(2002) 一文中更是详细地应用关联理论解释了话语标记语在语用照应方向的制约功能,对话语标记语和语用照应现象做了初步的界定,讨论了二者之间的互补作用。(何自然、莫爱屏 2002: 1—6) 冉永平的《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则为读者介绍了英语话语标记语的研究现状,指出英语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已从“句法/语义—语用”分析转向了“语用认知”的研究,并解释了话语标记语在话语或语篇中存在的理据。这也为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汉语中的话语词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冉永平在刊载于《外国语》的《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2003) 一文中,对英语话语词 well 的语用功能进行了辨析,他归纳分析了 well 用作话语标记语时的几个重要功能: 面子威胁缓和语、缓延标记语、信息短缺标记语。论述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小词 well,探讨了 well 在不同语境条件下可能表现的多种语用功能,而非语法功能。他认为:“在所有这些用法中,well 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标记功能,不构成话语的基本语义或命题意义,却具有丰富的语用效应。在话语理解中可以引导受话人如何处理后续话语。”(冉永平 2003: 63)

国内英语学界在研究英语话语词方面的其他主要成果有:黄大网刊载于《福建外语》的《话语标记研究综述》(2001)和刊载于《当代语言学》的《“语用学”杂志话语编辑专辑(1998)介绍》(2001)等是以理论介绍为主的综述性文章;冉永平刊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的《话语标记语 you know 的语用增量辨析》(2002)和刊载于《外国语》的《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2003)、曹放刊载于《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话语标记语 I mean 的语用功能》(2004)、李成团刊载于《外语教学》的《话语标记语 you see 的语用功能》(2009)、崔凤娟、于翠红刊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的《庭审语篇中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研究》(2015)等学术论文研究了具体的英语话语词;何自然、冉永平所著的《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2002)、何自然、莫爱屏刊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的《话语标记语与语用照应》(2002)、董敏刊载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的《语篇连接词的认知语义及其语义限制》(2002)、陈新仁刊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的《从话语标记语看首次重复的含义解读》(2002)、李佐文刊载于《山东外语教学》的《话语联系语对连贯关系的标示》(2003)、李忠勇刊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的《语用标记与话语连贯》(2003)、马萧刊载于《中国翻译》的《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与翻译》(2003)、吴亚欣、于国栋刊登于《外语教学》的《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分析》(2003)、莫爱屏刊载于《语言与翻译》的《话语标记语的关联认知研究》(2004)、冉永平刊载于《外语学刊》的《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

性分析》(2004)、李雪健刊载于《外语教学》的《话语标记语与元语用策略关系研究》(2004)、肖亮荣刊载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语用标记语及其对语用含混的揭示作用》(2004)、霍永寿刊载于《外国语言文学》的《从言语行为的实施看话语标记语的》(2005)、王正元刊载于《外语学刊》的《话语标记语意义的语用分析》(2006)等学术论文是从认识语用学、顺应及功能角度来研究话语词的;陈新仁、吴珏刊载于《国外外语教学》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因果类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006)、李佐文、侯小舟刊载于《外语电化教学》的《话语标记语语料库的建设与探索》(2007)、张忠魁刊载于《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的《基于语料库的对比话语标记语的比较研究》(2008)、张会平、刘永兵刊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基于语料库的中学英语教师课堂话语标记语研究》(2010)、闫涛、张丽云刊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的《基于语料库的高校英语教师课堂元话语多维功能机制研究》(2013)等学术论文是基于语料库对话语词的研究。

#### 4.2 汉语话语词研究

国内汉语学界对话语词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书中将汉语的词类分为九种,分别是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其中连词、助词、叹词等皆可看作话语词,该书虽然没有语用学思想,也未使用话语词研究视角,但是其成果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国内汉语学界在研究汉语话语词方面的主要成果如,方梅刊载于《中国语文》的《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2000)、冯光武刊载于《现代外语》的《汉语语用标记语的语义、语用分析》(2004)、高增霞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自然口语中的话语标记“回头”》(2004)、冉永平刊载于《现代外语》的《言语交际中的“吧”的语用功能及其语境顺应性特征》(2004),刘丽艳所著的《汉语话语标记研究》(2011)以及刊载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的《作为话语标记语的“不是”》(2005)、刘焱刊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的《话语标记语“对了”》(2007)、刘东华、高建平刊载于《语言与翻译》的《汉语口语中的标记语“别说”》(2007)、李成团刊载于《现代外语》的《话语标记语“嘛”的语用功能》(2008)、于宝娟刊载于《修辞学习》的《论话语标记语“这不”、“可不”》(2009)、孙丽萍、方清明刊载于《汉语学习》的《汉语话语标记语的类型及功能研究综观》(2011)等,这些学者都从语义语用功能角度对汉语中的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并得出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 4.3 俄语话语词研究

相对于英语和汉语话语词的研究而言,国内语言学界针对俄语话语词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集中在话语词的语用功能方面,如许宏的若干篇学术论文,刊载于《中国俄语教学》的《俄语话语词ны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功能》(2005)、《言语行为视角下的俄语话语词功能研究》(2008)、《俄语中语义虚化的视听觉动词的语用信息研究》(2011),刊载于《语言学研究》的《俄语“不确信”话语词的语义和语用分析》(2015)等,这几篇文章中作者从多视角详细地研究了俄语话语词ны。许宏在专著《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的语用学研究》(2012)中详细介绍了俄语话语词这一话语现象的定义和特点;姜宏的《插入语在言语交际中的功能——俄汉语对比分析》(2001)从俄汉语话语词对比分析的角度,将俄语和汉语中插入语的性质、形式和语义等特征,特别是插入语在言语交际中的功能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此外,还有许传华的《现代俄语中非结构成分的结构语义分析》(2006)、张岚的博士学位论文《俄语话语词的语用功能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新探索》(2017)等。这几篇文章对俄语话语词进行了分类,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语用功能分析。本文经对知网的论文统计发现,近十年来,俄语专业的学位硕、博论文中,选择俄语话语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逐年上升趋势,近五年更是每年都出现了研究俄语话语词的硕、博论文。

可以看出,国内语言学界对话语词的研究主要以介绍国外研究为主,尚未形成独立的理

论体系,近年来,国内话语词研究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于英语和汉语中话语词的研究,俄语话语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但呈稳步上升趋势。

## 5 结语

通过以上对话语词国内外研究历史及现状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方话语词研究已然成为语用学一个新领域。学者们从会话分析、认知语用学等视角对话语词进行动态分析,但尚未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

第二,俄罗斯话语词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在具体语料分析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他们对话语词的研究已经跳出传统语法范畴的限制,着重从认知角度分析话语词常体意义和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变体意义,但对话语词定义、界定、分类还没有形成共识,对话语词语用功能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第三,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话语词研究,但主要以引介国外理论为主,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英语和汉语话语词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俄语话语词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但呈稳步上升趋势。

## 参考文献

- [1]Levison, S. *Pragmat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Quick, R.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1985.
- [3]Schiffirin, D. *Discourse maker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3-е изд[M].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6.
- [5]Киселева, К.А. Пайлар, Д.(сост.) 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нтекст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M].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3.
- [6]何自然. 语用推理的照应[J]. 福建外语, 2000(1).
- [7]何自然. 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8]何自然, 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9]刘丽艳. 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D].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10]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 well 的语用功能[J]. 外国语, 2003(3).
- [11]冉永平. 语用学传统议题的深入, 新兴议题的不断拓展——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述评[J]. 外语教学, 2007(6).
- [12]许 宏. 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语用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3]张家骅. 语法·语义·语用——现代俄语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Overview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n Russian Discourse Markers

Sun Ming-ru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It hasn't been a long time since the term discourse markers (дискурсивное слово) were introduced into linguistics. In the late 1970s,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took place in linguistics.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es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virtual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were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in this context. The emergence of a group of special research on a single discourse marker has



promoted the great progress of discourse markers' research in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a new field of pragmatics research and has become a hot spot for modern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combs,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literature of discourse marker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 interpretation, terminology naming,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discourse markers'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objects, the study of discourse markers generally revolves around three aspects: discourse markers as modal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as insertion words, modal words, and insertion modal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as discourse units.

**Key words:** discourse markers; concept interpretation; terminology naming

**作者简介:** 孙名蕊 (1989—), 女, 博士, 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学学院俄语系讲师。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9-08-19

**[责任编辑: 信 娜]**